

清华五食堂与窝窝头

○冯愚斌（1979级土环）

到清华大学上学前,我在位于珠江三角洲水陆交通中心枢纽的小县城度过。那里河网交错,丘陵起伏,常年湿热,郁郁葱葱,农业主产水稻。传统主食要么是大米,要么是由大米做成的或干或湿、形状各异的米粉、糕粿,间有杂粮则不外乎是番薯、木薯、鲜玉米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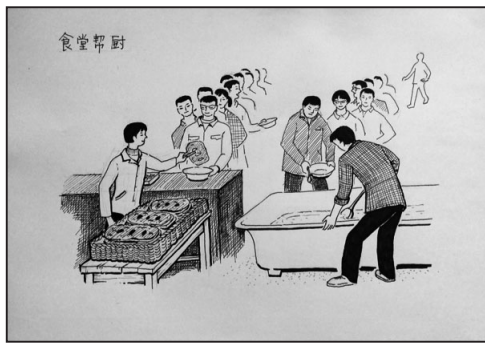
记得1979年9月,花了一整天时间从县城到广州,晚上再换乘火车,又经过四十多个小时的颠簸,怀抱期盼,一路风尘,到学校已是傍晚。先到学校的范学刚同学在大礼堂前的迎新处接我到二号楼宿舍,马上就领着我赶去五食堂(我们系的学生是在五食堂用餐)。

当年五食堂是砖木结构的瓦顶平房建筑,砖砌钩缝清水外墙、红色陶瓦;风格简朴大气,功能分区设置合理,西北侧是仓库与厨房,常见有马车拉菜过去;东南部为就餐区,东南两面各开一个门口。就餐区北端开了一小门,沟通备餐区与就

餐区;该门中分出两大窗口,西北窗口卖菜、东北窗口卖主食。南端大门两侧用水泥砌筑两个洗碗台,安装有十几个水龙头。就餐区整齐规则地摆设数十张桌子,没有凳子,大家都站在桌前吃饭。

食堂有一口泡澡用的铸铁搪瓷浴缸,焊了个铁架子,装上四个轱辘,造出了一个移动式“大饭缸”。每日早餐盛大米粥、小米粥,偶尔有面条,午、晚餐装米饭,推到食堂中间位置摆售。我们入学时学生人数不多,后来每年考入新生,不断增加就餐同学,窗口不够用,主食就全挪到食堂中央的大桌子上,同“大饭缸”盛的米饭一道卖;“大饭缸”也从一口变成二口。西北窗口改成卖热菜,东北侧窗口卖熟食与凉拌菜了。

报到当天老范带我赶到食堂时,人已经不多了,菜也仅剩一道:猪肉炖白菜,打到碗中的大白菜拔弄数番还真能找到几片又小又薄的肥猪肉。在东北窗口内摆着我从未见过的主食:大馒头、大花卷,方的、圆的面包,还有椭圆的大柳条筐里盛着黄灿灿的饼,哇塞!这不是鸡蛋糕嘛!来两个!老范见状,告诉我,这叫窝窝头。我一口咬下去,没有烘烤鸡蛋诱人的香气,没有家乡蛋糕沁心的浓甜,没有鲜玉米棒子清爽的软柔,粗碾而成的玉米碴子咯在牙齿上,颞骨要费点劲儿才能嚼动。老范看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东西,就对我说:慢慢嚼,不急咽下去,越嚼越



行力（1979级计算机）绘画

□ 母校纪事

香。时间久了，我还很喜欢吃玉米碴子粥和窝窝头。当然，现在我吃的窝窝头，已经不再由玉米碴子团成，而是掺和了面粉的半细粮了。吃的时候，还是老范传授的经验，慢慢地嚼，就像记忆，嚼久了，当初的咯牙、难咽、痛苦、郁闷、孤寂、忧怨、愤怒与无奈，都慢慢地变得模糊、隐退了；留存于心的片断，仿若霞光，尽是浪漫、柔和、愉悦与青春多彩多姿的绚丽。

对五食堂的向往，某些时刻比对知识的追求更为强烈。因为大家都知道食堂米饭、好吃的菜，午、晚两顿限量供应，稍微迟些就吃不上。后来知道每周仅有两中午供应的水饺更是紧俏，上完第四节课就基本见不着了。因此每天接近晌午的最后一节课，时间尚未过半，肠胃一片空白，辘辘造反，老师精彩的授课渐变模糊，不少同学课桌下悄然收拾书包，盼着课堂尽快结束。下课铃声刚响，各个迫不及待，二话不说、三步并作两步冲出教室，争先恐后地直奔食堂。饥饿的人群刹那间、哗啦啦在每个售卖饭菜的窗口前面排出一条条队伍，个个肩膀斜挎着书包，一手端着碗筷，一手拿着饭票，两眼发亮，透过窗口直盯着大菜盆。同学间分工合作，你来打菜我去买粮，希望尽快填充饥肠的空虚。

即将毕业的时候，物资日渐丰富。炖白菜的猪肉从薄片变成方块，面包、馒头与米饭任君拣择，柳条大筐里的窝窝头越来越少了，伙食费也从入学时每月十来块涨到三四十块钱了。更有五食堂内西南角与仓库间隔的墙壁打通了，开辟了一个专售小炒的窗口。双炉头架起两小锅，再配

上一老一少俩胖师傅，按挂在窗口上方的当天菜谱现点即炒。从此，同学们打菜的队伍开始分化，有的吃上“小灶”，大多数还在吃“大锅菜”。两个小炒锅炆锅爆炒时散发出的香味与油烟，常常弥漫整个食堂，还时不时引来在别的食堂就餐的学生吃饭。打菜时，每遭遇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胖师傅抖动盛菜菜勺的动作即成为同学们的自嘲。

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当年有相当部分学生还处于长身体的年龄，来到清华五食堂吃饭，此景此情，恍若昨日，记忆犹新：当年那种三五要好同学端着碗勺，或站在长桌边，或蹲在食堂门口的几株柏树旁、垂柳下就餐的阳光与热闹劲儿已经不再了。食堂里或许已经没有硬邦邦的窝窝头了，倘若有，也可能同我现在常吃的半细粮做的一样了。但愿嚼起来还像我们当年年轻气盛，吃着五食堂的出品，那样的甘美，那么的纯真。

如今五食堂已经被拆掉了，听说还是梁永明一手操办的！可是，每次回到母校怀旧，都会不自觉地往五食堂的方向走过去，那是我们共同吃了五年饭的五食堂啊！然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等这些清华的教诲，为我们开启了通往世界的大门，留给我们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记。兄长们的事迹成为我们的鞭策。不经意间已经走过了三十年，今天我仍然怀揣当年的抱负，壮心不已，频繁地在世界各地来往穿梭，努力工作。如同已经转到西山顶上的太阳，竭尽全力发出道别前的辉光。

（转自《1979级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